

碧
海
情
波
記

宣統二年九月初版

定價大洋二角

著者 天笑生

發行者 秋星社

印刷者 上海老北門內長慶里底
時中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秋星社

碧海情波記

吳門天笑生譯

第一章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余赴派白爾。數日之內。將有巨船大東號掛帆。向紐約行。嗚呼。大東號者。世界有名之航海巨船也。

余自停車場。主霍推爾臺。惟旅館。先探聽大東號解纜之期。則以二十日對。余喜時。日之不誤也。乃致書船長。安得孫。請爲我留一房艙。安得孫回書報。可。余遂於明日。晨十九日。擔囊負篋。出旅館。直驅埠頭。將附大東號行也。

余自棧橋乘小輪船。渡往大船。方欲啓行。瞥見岸上人叢中。有一客。頤而長容。貌溫。潤。年少之英國紳士也。余乍覩其貌。似曾相識。已而思之。恍然曰。此非數年前在印度。與余對之舊交賓爾敏君乎。不審於何日歸國也。顧我又念賓爾敏者。至活潑而。其人也。顏色白。皙。時時作笑容。今奈何。若有愁霧籠罩其面者。余方欲子細審。

觀之。而汽輪。軋軋。小輪。船直離棧橋去矣。烟水蒼茫。并我。心中之想像。亦復蕩漚都盡。

大東號者。停泊於距棧橋之三英里許。遙望之。恰如霧中之遠島。直臥波心。小艇環之。敷布其傍。密若繁星。小汽輪往來其間。捷如穿梭。其檣頭。尙不及大東號之貨艙下層。可謂高矣。

既而見甲板之上。木工水手。以及機夫職役。殆不下數百人。大似羣蟻之旋磨。邪訕之聲。徹天。余念人生世上。旋轉如飄蓬。忽東忽西。僕僕靡有定止。而於是造此舟車。爲人利用。抑亦不憚煩矣。余至甲板。請面會船長。安得孫。僉言船長尙未來。卽有船中司招待者。導余入豫定之船室。余問招待者曰。本船所登之告白。云二十日放洋。今觀此光景。明後日恐難拔錨行也。是何滯遲者。招待者曰。誠如先生言。明後日恐不能解纜。惟究以何故。我輩亦不深知。語畢。招待者自去。

嗚呼。觀者諸君。曾亦知大東號之歷史乎。余今略述梗概。以告讀者。蓋。

來。美。美。之。間。一。郵。船。也。凡。航。大。西。洋。者。二。十。次。其。船。體。之。巨。實。超。軼。尋。常。而。其。衝。濤。破。浪。之。力。亦。非。常。激。烈。顧。於。九。十。九。回。之。航。海。中。乃。至。船。體。破。損。終。不。能。爲。航。海。之。用。而。成。爲。一。廢。船。

蓋。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時。大。西。洋。之。海。底。電。線。連。絡。於。英。美。兩。大。陸。之。間。者。方。將。着。手。顧。布。置。頗。不。易。爲。力。往。往。中。途。失。敗。其。失。敗。最。重。之。原。因。則。以。載。此。電。線。而。次。算。布。設。於。海。底。之。船。不。能。十。分。得。力。其。船。既。不。自。由。遂。生。種。種。阻。礙。而。此。時。擔。此。重。任。之。工。程。師。均。歐。美。著。名。之。工。學。士。也。第。一。當。尋。覓。能。載。此。非。常。重。大。之。電。線。而。久。航。大。西。洋。之。巨。舶。於。是。大。東。號。如。大。總。統。之。當。選。矣。

雖。惟。大。東。號。始。足。載。此。長。有。二。千。英。里。重。有。四。千。五。百。噸。之。鐵。線。以。橫。行。於。大。西。洋。工。程。師。等。乃。與。主。者。說。合。機。器。房。中。畧。加。增。排。大。東。號。本。汽。罐。六。今。乃。去。其。二。附。屬。之。三。竈。爐。亦。每。去。其。一。船。中。排。列。若。干。之。大。桶。桶。貯。清。水。而。此。長。有。二。千。英。里。重。有。四。千。五。百。噸。之。鐵。線。悉。蓄。此。桶。中。蓋。防。此。多。數。之。鐵。線。受。空。氣。之。變。化。因。而。生。鏽。也。

顧此鐵線必浸諸水中而船乃愈增重量幸而大東號足以任重致遠自獲此巨船而海底電線始得奏架設之功。

然而海底電線既成功而大東號遂遭破損不堪復爲航海之用譬如大將身經百戰而瘡痍鱗集於身不復能效命疆場自大西洋海底電線成就之翌年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巴黎開萬國博覽大會於是法人再修葺此廢船以爲航行之客船合二百萬佛郎之資本而稱之爲大東號會社一有限公司也易置其汽罐及件而加以大修繕此龐然一巨舶面目一新而仍出現於大西洋之海面。

余今日所乘者即大東號大修繕後之航行初度也其船上執事之龐雜喧囂興高采烈殆與新造之船無或少異大東號航行之期本定二十日乃遲延又遲延至於五晝夜之光陰消盡而遂定起錨之期於二十六日之午。

二十五日甲板上尚有種種修葺掃除之具斧鋸箕帚之屬凌亂雜投至近晚時光乃收拾一清升降之小梯去其垢污舷旁之鐵欄處處加以磨拭此時機器長試煮

水於汽。罐以驗良。應此時。機器房中。一面漏其蒸氣。爲狀如白霧。而船體兩旁之汽輪。徐徐動矣。

余試矚此汽輪。直經五十三英尺。周圍百六十六英尺。其重量約九十噸。余問其傍之水手。則絕大之汽輪。在航海中。每一分鐘。旋轉幾回。水手答以十一回。余思此周圍百六十六英尺之汽輪。而每分鐘中有十一回之旋轉。此其水輪相激其聲響爲何如乎。

又仰矚中央之桅檣。幾爲視力所不及。高有二百英尺。幾轟破雲霄而上。夫以二百英尺高之桅檣。截空氣而駛。其勢良猛。至二十六日之紅日。擁現時。余於甲板上。見船首之桅檣。已懸有美國之旗章。船尾之桅檣。已懸有英國之旗章。中央之桅檣。則高懸法國之旗章。燦爛莊嚴。飄揚於朝風旭日之中。誠壯麗之旅行也。

第二章

大東號將起碇時。其團團濃厚之黑烟。自此五烟窗中噴薄而出。天矯及於天空。幾

名。水。手。則。正。於。甲。板。上。備。四。門。之。大。砲。蓋。將。於。輪。船。出。口。時。舉。祝。砲。也。

此。日。天。氣。快。晴。一。輪。紅。日。排。癡。雲。而。擁。出。派。白。爾。河。面。曉。風。披。拂。疊。萬。頃。之。波。船。中。各。職。員。漸。漸。各。就。其。役。船。長。及。大。副。二。副。五。名。之。助。手。均。整。列。甲。板。以。待。大。東。號。之。起。錨。

船。長。安。得。孫。君。者。彼。以。大。西。洋。海。底。電。線。架。設。之。功。已。爲。英。國。航。海。世。界。至。有。名。譽。之。人。英。皇。維。多。利。亞。賞。以。勳。爵。各。國。均。贈。以。寶。星。年。可。五。十。歲。絳。顏。紺。髮。似。久。經。閱。歷。之。人。畧。整。衣。服。卽。持。手。套。往。來。於。甲。板。之。間。以。當。散。步。

自。此。次。大。東。號。重。行。航。海。而。添。雇。船。員。尤。夥。除。船。長。及。大。副。二。副。助。手。外。尙。有。機。器。長。一。人。機。器。師。十。人。火。夫。二。百。五。十。名。均。常。在。此。機。器。房。中。蓋。機。器。房。中。有。十。個。之。汽。罐。而。每。汽。罐。卽。有。十。個。之。竈。爐。台。之。凡。竈。爐。百。在。此。航。海。中。不。絕。蒸。騰。無。間。斷。焉。此。外。尙。有。職。工。水。手。僕。歐。等。等。約。二。百。餘。名。余。詢。一。船。員。曰。此。船。今。日。需。出。港。歟。船。員。曰。然。第。須。乘。客。齊。集。乃。啓。行。耳。余。曰。乘。客。共。有。若。干。人。船。員。曰。約。一。千。二。三。百。人。

嗚呼。凡上所述。則此巨舶之人口也。

至午前十一點半鐘。乘客悉集於船中。時余方在甲板。見乘客中有美利堅人。有加拿大人。有秘露人。有南美各國人。有法蘭西人。有英吉利與墨西哥人。其種族不同。而其相貌。裝服。亦隨地而異。幾疑於船中。開一人種博覽會矣。

至十二點鐘。而乘客之行。李箱篋。悉赴船中。凡送客者。咸乘此最後載客來之小汽船。而去。余方散步向船尾。瞥見對面來一人。即此英國之八年紳士也。此紳士見余。亦佇立諦視。余面忽近前。伸手向我。我緊握之。曰。是賓爾敏君乎。曷爲來此船也。賓爾敏曰。然。我輩久違矣。余曰。然則我眼非花也。數日前曾在棧橋。髣髴見君。果君也耶。賓爾敏曰。余亦疑爲足下耳。

余曰。君亦往美國耶。賓爾敏曰。然。余得告假三月耳。余曰。不圖於此大東號船上。遇君。殊出意外也。賓爾敏曰。雖然。余見新聞紙。已知先生乘此大東號。將去美國。余念先生我老友也。藉此旅行。將一敘數年闊別之忱。故亦乘此大東號行。余曰。足下

碧海情波記

新自印度歸。歎賓爾敏曰：然。前日方乘苛達勃利船歸國也。

余見賓爾敏顏色慘白如鬱鬱不得志者。余曰：賓爾敏君此行以遊歷爲目的乎？賓爾敏曰：誠如君言。稍紓鬱積耳。語已如將垂淚者。悄然即入室而去。余此時念賓爾敏君必有無窮心事者。

時則黑煙團團噴薄於烟筒之中。人人用意於開船矣。第一事即爲起錨。惟據此巨船之大。錨良不易。乃在船尾備此八十馬力捲錨之機關。船長安得孫傳令起錨。而蒸氣直送入圓筒來。轉轆轉瞬旋轉矣。顧此新裝置之機器。未能純熟。船長復號令水手而即有三四十名之水手。廻此轉轆。轉動盤繞其索。錨亦漸漸起矣。既捲其半。忽先刻佇立於我傍之一乘客。方與我同觀起錨者。頻頻聳肩而笑。雜以詼諧之語。顧余曰：如何？先生。我始而知機器者。助人力者也。我今而知人力者。亦能助機器者也。余回首視此人。則短小而精悍。蓋一神經質人也。目長而細。睫毛下垂。肉動而骨鳴。無稍停頓。擅相人術者必鑑定彼爲滑稽哲學者一流人物耳。

余方欲答斯人之語。尙未敢吻。忽聞呀然一聲。人聲鼎沸。余即隨諸人近前觀。時則起錨。機器上一小齒輪。忽向外逸。轆轤遠失。其紐不堪任。錨之重。卒然以絕大之速。力連轉。陷落於海底。此時負傷者十二人。受重傷而死者二人。

一時船中混亂。喧聲四起。船長乃令移死者去。於小船并送傷者上陸。方憑欄目送。此傷亡之附載小汽輪而去。忽聞耳邊有人語曰。此一次爲航海之初步也。余回首視之。則先刻之滑稽哲學者。方植立我後。余曰。君言良是。足令人生惡感也。時余頗欲知此滑稽哲學者之爲。誰乃曰。先生恕我無禮。敢請足下大名。滑稽哲學者曰。我醫學士畢士度也。

是日以大東號初拔錨。即受此死傷不吉之事。祝炮亦不復舉矣。但聞轟然機器之聲。排巨浪。乘長風而行。則大東號開行矣。

明日二十七日。船尙沿愛蘭之濱岸而行。余於早晨七點鐘。徘徊甲板上。覺風勢頗強。遙見岸影在碧波紫霽之中。此處離岸較近。俄而抵愛蘭之可文斯塔溫港。待郵。

條之上。至九點鐘時。又向西北行。余再散步於甲板。而恰值賓爾敏君亦至。并偕一友人來。此人身材六尺餘。豐於髯。繞頰者。鬚。滿也。顧乃頤下中。爲二。則亦今日所流行之式。一望而知爲英國之士官也。此人常昂首高瞻。目不左。右。瞬兩目。閃閃有光。然凡其注目之點。咸有確定。固不輕爲轉移也。嗚呼。今人有能以其眸子。而知其胸中之嚴正者。我蓋知賓爾敏君之友。必端人也。

賓爾敏爲我介紹曰。此吾友胡簡禮也。與余同在鎮守府爲曹長者。余乃向胡簡禮施一禮。復回顧謂賓爾敏曰。昨日與君別後。乃未覩君。而蓋足下赴任印度以來。久闊矣。抑足下亦何以突然乘此船也。賓爾敏曰。余與胡簡禮君。本欲乘迦那達公司之支那號船。以往美國。前日乃聞人言。大東號忽仍航行於英美之間。而知足下亦在乘客之中。我輩乃與君共濟也。頗聞先生方漫游於瑞典。腦威。想爲極有趣味之旅行耳。余笑曰。我邇歲以來。恒與舟車爲伴侶。幾成習慣矣。如足下者。近以公務難得爲旅游。今趁此巨船航海。當爲稱快。足下最後與我之手書。上有孟買郵政局之

捺印。我得此書時。尚在六星期前也。今方念足下之住址。或尚在彼處。固不知君已歸國矣。

賓爾敏曰。三星期前。我輩尚在孟買從事於遊獵。此胡簡禮君者有名之打虎獵師也。凡孟買近傍之虎。遙見此人影而遠避。我輩今暫與此獸類以休息。故航海歸來。俾得呼吸吾舊英國之新空氣也。胡簡禮微笑曰。此尚稱爲舊英國乎。蓋已非英國之範圍矣。賓爾敏君乎。君不見頭上三國之旗章乎。此船之資本爲法國公司。而此行又赴美。利堅實非英國船矣。

賓爾敏曰。君言良是。惟我輩人類如飛鳥之無定。圍繞我四周之光景。常瞬息變換。無有定滯。又如海波浮漚。逐事推移。第一經此數日間。我卽至紐約。余久不見吾姊及諸甥矣。閱數日。我再游覽美國之諸大湖而下。密悉悉河而至尼耶利恩河。復偕伴於鴉墨遜河之畔。小試獵場。至阿美利加遊興既闌。復渡阿非利加。彼地多獅子象犀。可以恣我遊獵者不鮮也。人生於此亦足消磨光陰耳。賓爾敏語時。屢屢太息。

若有無限感慨者。余念賓爾敏君。必有難言之隱。心中鬱鬱。不能解其懷抱。余固莫解其由。即賓爾敏之來書。亦和未遑。乃惟胡簡禮君。當知其情緒。故頻頻有寬慰賓爾敏君之詞。色見於面也。

時忽聞食堂之鐘聲。鏗然響矣。侍者輩疾走於甲板。計客午餐。船中每日四餐。第一在八點半鐘。爲晨餐。第二在十二點。又半鐘。爲午餐。第三在四點半鐘。爲晚餐。至七點半鐘。復進一茶。每日所定之時間。均如是也。

第三章

午餐既罷。甲板上復聚多人。時以午餐鄰坐諸人。亦漸馴熟。又以天氣佳晴。羣思爲游戲之事。船中羣客有挈小兒女者。則潛匿於母之身後。有時或轉躬拋球爲樂。頗似英法兩國之度佳節者。然男子多啣烟卷。徜徉於甲板。或以大菸斗。滿盛烟草。噓氣作濃烟。往來散步。而婦人則呼其同伴。並坐於甲板之長椅子。或談故事。或攜其行篋中之言情小說。娓娓讀之。我輒念人之於世界也。萬態千狀。勞勞無復已時。偶

於靜觀中求之。亦各有種種之光景耳。

至四點鐘時。尙微留一大陸之影於眼界中。忽有淡雲薄霧橫亘天半。掩映於地平線之間。而一點陸影在烟水微茫中矣。已而暝色蒼然。暮雲四合。忽見波面極目處。有一星之光。是蓋哈斯脫耐脫之燈臺也。俄而夜氣漸深。是晚乃繞此愛蘭西南盡頭之可里耶岬而向西行矣。

賓爾敏君者。素不耐船行。而又似重有憂者。常鬱鬱蟄居一室。不輕易至甲板。余以鐵日無所事事。則常彷徨於甲板。以默計此大東船之巨大。東號者長六百英尺。其排水量在喫水三十英尺時。有一萬八千五百噸。而其機關公稱有一千馬力。船中廣容一萬之乘客。人稱法國有三百七十三都邑。其中二百七十四都邑者。比此滿載乘客之巨。船人口較少也。

是夜天氣驟惡。當就寢時。船體動搖益甚。余踣伏於榻之一隅。不敢少動。顧此船已如小兒之搖床。余之皮靴在此船室中。忽左忽右。殆加小兒之弄球。遙聞各船室中。

一片器物碎裂之聲。乃與風濤相和。其聲乃騷然盈耳也。

翌日二十八日六點鐘。余夜來不得安眠。晨起昏暈。幾不能堪。乃堅握牀柱而起。強變吾軀。顧此身搖搖若無以自主者。方欲穿衣而困難殊甚。伸兩手於衣袖之中。良久良久。仍未熨貼。乃強自披衣。踉蹌出室外。略一轉動。即失身體之重心。顛頓至扶梯之次。乃手捉鐵柱。膝行爬登而上。纔出甲板。見船外了無一點之陸影。環視四週。摩天相接。僅一地平線之大圓。而水輪杙聲作響。其音響至爲淒厲。此時大東號者。如落葉之飄搖於池上。仰見二百英尺高之桅檣。矗立空中。甲板上均爲巨浪所刷。其滑如膏。不能留足。而船體之動搖此身益無以自主。余捉船舷之鐵欄。次第至船首。斗覺一物旋轉於甲板之上。爲狀如肉球。漸至余足下。余驚視之。則醫學士畢士度也。

畢士度。鐵欄旁爬起。曰。苦哉。此船之傾側。一俯仰間。至於四十度之角度。卽一沒。喫水綫時下於地平線二十度。而出時亦上於地平線二十度。此四十度之動搖。船

中人其何以堪。余曰：良是。畢士度曰：船身出沒於水面之速，力一秒鐘可五十九英尺。若以尋常之輪船，非復如大東號之巨，則如此一出，一沒，足使其船體在波浪中作一旋轉。余曰：以大東號如此之巨，必能保其重心。諒無他虞。畢士度曰：然試觀大東號之構造，必能保大東號之重心。雖然，其如顛仆跌不能保船客之重心何？

余此時扶掖畢士度，至於近傍之一長椅。畢士度雖顛仆甲板，上幸未受傷。余曰：先生頭部無傷乎？畢士度曰：無傷。惟我知或有非常之變起自船中也。余詫曰：變起非常乎？此語之來何自也？畢士度曰：此變將關係大東號之全體，而爾我及一切之乘客均蒙其害也。余曰：誠如君言，則我初不解足下何以明知之。而自罹於難。畢士度曰：我雖逆知其變，然姑乘此船以觀其異。余非懼此破難船也。

余曰：然則足下第一回趁此船航海乎？畢士度曰：否。否。我已航行幾回矣。當本船落成初舉進水禮時，即有機器師受巨創，是足下之所知也。第二回則本船之副船長患納爾墮於海，足下當亦記憶。蓋本船者最不吉之船也。余笑曰：醫學士君殆所謂